



呼吸之间  
刘亚伟专栏



刘亚伟,笔名亚子,北师大研究生学历,原籍曲阜,下过乡,当过兵,资深报人,现为自由作家,出版长篇小说、科普读物等十余种。

用自尊唤醒灵魂

音乐、艺术、文化,可以一点点地唤醒被伤害践踏的自尊心,这就是照亮灵魂的希望。

近日读陈愉庆的《多少往事烟雨中》,被里面的一个故事感动:

二战时,英国第二大港口利物浦聚集了数万名中国籍海员,他们和来自其他国家的海员一起,供职于庞大的战时船队,用生命保障着大西洋上的反法西斯战争生命线。在等待上船和下船的空隙里,每天都有数百名中国海员在贫民窟游荡,把出生入死赚来的一点钱抛洒在赌场、妓院里和酗酒上,还不断打架滋事,被当地人鄙夷地骂作“中国猪猡”。

这场景被两名留学生——来自中国的陈占祥和他的同窗、马来西亚华侨 Teh 看在眼里,痛心之余,他们到中国海员聚居的铁壁街了解情况,得知这些海员被英国海运公司招聘时,曾写明享受参战国战时人员待遇,但上船之后工资却只有白人船员的三分之一,而一切最苦最累的活都由中国海员承担,大部分人在闷热的舱底为锅炉添煤烧火,还受到肆意的斥骂侮辱。二战中,死在这条航线上的中国海员数十万计,他们本该是受人尊敬的英雄,却成了饱受鄙夷的一群。

带着掌握的资料和海员们与船东的合同,陈占祥和 Teh 找到相关海运公司和英国战时海运部。凭着自己流利的英语、利物浦大学建筑学院学生会主席以及电台著名讲演人的身份,陈占祥要求英方尊重中

国海员,与白人同工同酬。

谈判间隙,喝下午茶时,对方委婉地询问他们与中国海员是什么关系。陈占祥告诉对方,他们跟中国海员们没有任何雇佣关系,连车钱都是从自己裤袋里掏的,只因“我们都是中国人”。对方的高管们大为感动,纷纷站起来与陈占祥握手拥抱,后来好几位竟成了陈占祥的朋友。

经过一次次谈判,英方终于答应了陈占祥代表中国海员提出的一切条件,并委托陈占祥帮助创办中国海员俱乐部。1942 年,中国海员俱乐部成立,陈占祥被公推为秘书长,除了负责与英方接洽、组织各项文娱活动,陈占祥还在俱乐部的海员学校里担任教师,并动员中国留学生轮流来举办各种讲座,讲解历史知识,东西方礼仪差异、行为举止规范等等。

一次,一支英国船队遭袭沉没,一位中国海员侥幸死里逃生,一个人在大西洋划着救生艇漂流了几十天。这位中国海员求生的智慧和顽强意志,成为英国媒体和公众的热门话题,英王亲自为他颁发了乔治十字勋章。中国海员俱乐部决定举办一场音乐晚会,祝贺他的归来。

“要邀请世界顶级音乐家参加我们的晚会,要让英国人都知道,中国海员不再是昔日街头的混混。”几十年后,陈占祥向女儿回忆自己当时的心情。

陈占祥对铁壁街的中国海员们说:“在抗击日寇侵略的战争中,中国人展示了永不屈服的铮铮铁骨,在与大自然和生存极限的抗争中,中国海员同样永不放弃,永不言败,这是最值得珍视的品格,是生命尊严的象征。这种精神,是支撑一个民族的脊梁。”“让我们从此告别酗酒、嫖娼和赌博,我们堂堂正正站起来,磊磊落落做人。”

经过一番周折,陈占祥见到了正在英国访问演出的小提琴家耶胡迪·梅纽因。梅纽因听陈占祥讲述了中国海员在大西洋上死里逃生的生命奇迹,他与中国海员结交的故事,以及他在英国为中国抗战所作的数百场讲演,这位世界著名音乐家拍拍陈的肩膀,说:“什么也不用说了,我们是一个陆地上的兄弟,我一定去为中国海员们演出!”并表示这次是义演,分文不取。

中国海员们非常感动:“有人叫我们中国猪猡,贱货,可人家音乐大师瞧得起我们,我们要为中国人增光!”晚会举办的那天晚上,出席音乐会的海员们全部礼服笔挺地入场,这是为参加这场音乐会专门购置的——黑色的礼服、领结和新衬衫。看到这些昔日在炼狱般的底舱挥汗如雨,在铁壁街头打架斗殴、疲惫邋遢的中国海员,突然衣饰庄重、举止文雅地走在街上,居民们为之震惊,像看游行队伍似的驻足街边,

议论纷纷。

那是一场让人难以忘怀的演出。为了帮助缺乏音乐聆听经验的海员们,陈占祥事先向梅纽因要来了节目单,还借来了唱片,结合自己对乐曲的理解和感受,边放边讲,“听不懂没关系,多听多学就会懂得,而且会喜欢。”陈占祥最担心的是演奏时有人鼾声如雷,海员们让陈占祥放心,“我们决不会打瞌睡。”

这场音乐会让英国船东们大为惊讶,他们无法把往日他们眼中粗俗不堪的中国海员与音乐大师梅纽因联系在一起。这场音乐会也让梅纽因印象深刻,他称赞海员们始终目光炯炯、兴致饱满。当陈占祥代表海员们向音乐大师表示感谢时,梅纽因说:“是我应该谢谢他们,他们是随时准备为保卫人类自由而献身的英雄。”

很久之后,陈占祥忆起当年,他说:“我从来没指望听一次音乐会就能提高海员们的文化素质,那是一个多么漫长的积累过程。但这次音乐会让海员们知道,他们是受到尊重的。珍惜别人对自己的尊重,就懂得珍惜自己的自尊。没有什么比丧失自尊更可悲的了。音乐、艺术、文化,可以一点点地唤醒被伤害践踏的自尊心,这就是照亮灵魂的希望。”

我想起了古人的一句话:人必自敬,然后人敬之;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

纸春秋  
路也专栏



路也,毕业于山东大学,现任教于济南大学文学院,著有诗集、散文随笔集、中短篇小说集和长篇小说等多部。

一生眼看就要过去

我只能把这激情一点一点地慢慢地写到纸上去,于是生活就成了纸上谈兵。

我绝大部分时间都“用来”什么也不做,只是呆在屋子里发愣。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去了,不知天之将黑,不知老之将至。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我六岁时的样子。我在那年夏天背着书包走在去小学校的路上,一边唱“我是祖国一朵花,一呀一朵花,开在灿烂阳光下,阳光下”,一边憧憬着长大了去公共汽车上当个售票员或者成为一名女拖拉机手。我在那个小学里很快就声名狼藉:先是用一块红砖头砸破了一个男生的头,使其鲜血直流;后来又为爱打小报告的班长的眼睛揍青了,班长的爷爷找到学校里来给唯一的孙子讨说法,我只好躲到女厕所里一下午不敢出来,被熏得头晕;再以后是同班一个男生脱下裤子露出小鸡鸡来,我好奇地盯着看,遂被大家斥为“小流氓”;最后是我自己在拾麦穗回学校的路上活蹦乱跳地横过马路,出了车祸,

被送进医院。

这一系列事件在当时毁了一个小女孩的“仕途”和“政治生命”:加入不了少先队,评不上三好学生,当不了班干部。但它们的影响还远不止于此,其实更加深远,可以说它们为我的一生——根据总结和预测,该是可笑的个人英雄主义和病态的缺乏荣誉感的一生——奠定了心理基础。无论后来我在外表上变得多么文静多么矜持,内里都还是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六岁小女孩,做事情总是越轨并且容易做过了头。

小时候的理想终于是没有实现,而且再也没有实现的可能了,如今所有公交车都改成了无人售票车,拖拉机这种东西也基本上被淘汰了。现在我在学校教书,像贩卖耗子药一样,口若悬河地给人讲诗歌的作法、散文的作法,还有小说的作法,靠说一些我自己并不相信的话来谋生。我过着我



的日子,每天为能够买到新鲜的扇贝或琵琶虾而欢呼雀跃,为烧出一盘可口的霉干菜烧鲳鱼而沾沾自喜,为一小盆芦荟的死掉而打不起精神。我觉得我是怀揣了一颗

英勇的心,一颗有韵律的心,一颗炸药包般轰轰烈烈的心在过着有板有眼的庸常的日子,这样一颗心本来是应该用来投身革命或者献身爱情的,可是既生不逢时又运气不佳,我只能把这激情一点一点地慢慢地写到纸上去,于是生活就成了纸上谈兵。

这一生很快就会过去,很快。我大致看到了它的轮廓和结局。其实我这一辈子在六岁那年就已经定型了,六岁那年,我身上就已经有了概括和结论,后来所做的一切都不过是为那概括和结论做更进一步的补充和说明。是的,当我活到九十岁的时候,我的身体里面还会充满着那个六岁小女孩的感觉,这一生不会再进步到哪里去了。我想在我的墓碑上可以写上类似的话:作为一个女人,她生得渺小死得窝囊,除了写诗什么也没干,甚至没生下一儿半女,这是失败的一生。

偏偏喜欢坏小子

坏小子之所以招人爱,最主要的是因为他活出了我们没有活出的部分。

女孩子长到十六七岁,她们的父母往往就会开始为她们担惊受怕,如果掌上明珠长得赛西施,父母的怀里还要多揣几只兔子。为什么?怕一不留神损了花折了叶,更怕宝贝疙瘩爱上坏小子。这可不是杞人忧天,读者诸君不信尽可以放眼观望,最容易俘获女孩芳心的,一个是功成名就的半老头子,另一个就是坏小子。

这里的“坏”并不是指他们作奸犯科无恶不作,而是说他们不愿意与世俗同流合污。世俗眼里的好男孩须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每天都为大好前程添砖加瓦。坏小子不干这些事,他们抽烟喝酒打架唱 K,或者玩个篮球蹴个鞠,你让他往东他往西,你让他打狗他撵狗。

《红楼梦》里的贾宝玉就是这样一枚坏小子。第三回《贾雨村夤缘复旧职 林黛玉抛父进京都》里给他下定义,说他“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这可没有冤枉他:吃女孩子嘴上的胭脂,招惹忠顺王府的戏子蒋玉菡,偷看禁书《西厢记》……哪样都够惊世骇俗,难怪王夫人叫他“孽根祸胎”、“混世魔王”,贾政叫他“畜生”,林黛玉的妈都知道他“顽劣异常……无人敢管”。

可是姐妹妹妹都爱他:袭人为他献身,林黛玉为他殒命,薛宝钗为他守空闺,妙玉为他凡心大动……

坏小子之所以招人爱,最主要的是因为他活出了我们没有活出

的部分。人的天性都喜欢自由自在,金钱美食美色,看中什么就想伸手抓过来,系在自己的裤腰带上。但清规戒律此时会出面拦路,将我们想伸出来的手挡回去。坏小子的心里不是没有清规戒律,而是看待清规戒律的尺度大,既不触犯王法,又不循规蹈矩,他活出了我们心里压抑的那一部分。不压抑的人,举手投足主动灵活,情感表达相对直接,魅力由此又增几分。

越是家教森严的大家国秀越难抵御坏小子的魅力。崔莺莺爱上翻墙的张生,《泰坦尼克号》里的罗丝爱上杰克,卓文君爱上司马相如,剧情都很符合心理规律。

我的咨询室前几天还来了位先生,说起话来颐指气使,一副富

可敌国的派头。可是说着说着就哭成了泪人儿,原来,他那一一直像小绵羊的乖女儿突然跳窗翻墙跟个一无所有的坏小子私奔了。交谈中他一直强调自己的家教如何严厉,殊不知这正是他女儿跳窗翻墙的主要原因。

所以奉劝父母们:女儿小的时候最好把紧箍咒松一松,不要把天性全都压抑下去,适当让她坏一点,因为自己身上有了一点点的坏,坏小子自然就难以吸引她。你的五指山总有够不到女儿的时候,别看她现在温顺如羊羔,一旦条件成熟,熔岩喷出地面,那力量真能摧枯拉朽,别说是跳窗翻墙与坏小子汇合,就是枪林弹雨横在面前,她也敢一个跟头翻将出去。



吴克成,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专栏作家。在十几家报刊开有音乐、绘画、摄影、心理专栏若干。著有《迷声——西方流行音乐 50 家》。